

四庫

全書

四庫全書

全書

第六九九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近思錄	近思錄集註	近思錄集註	近思錄集註	近思錄集註	近思錄集註
	附記	附記	附記	附記	附記
	雜學	雜學	雜學	雜學	雜學
	御定小學集註	御定小學集註	御定小學集註	御定小學集註	御定小學集註

宋朱熹同編 葉采集解	清茅星來撰	清江永撰	宋朱熹撰	明陳選集註
……一	……一二七	……三五七	……四八九	……五二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近思錄卷二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萬

刑部郎中臣許光椿復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朱圻

謄錄監生臣曹廷慶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近思錄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近思錄十四卷宋朱子與呂祖謙所共輯蓋周張二程之書宏深奧行承學之士莫由得其涯涘朱子慮其不知所擇因與祖謙分類輯纂以成見書獨取太極圖說易通西銘正蒙經學理窟二程遺書易傳

欽定四庫全書

近思錄

而於邵子之書則從姑舍蓋其慎也書以近思名蓋取切問近思之義俾學者致力於日用之實而不使驚於高遠論者謂為五經之階梯信不誣歟宋明諸儒若何氏基薛氏瑄羅氏欽順莫不服膺是書其後因有續而廣之者亦堪輔翼而權輿之精無過是編云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奉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近思錄

欽定四庫全書

近思錄卷一

宋朱子呂祖謙同編

葉采集解

道體凡五十二條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無極而太極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又

說這道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箇道理

欽定四庫全書

近思錄

言也又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是在陰陽

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

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

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非有以離乎陰

陽即陰陽而指其木體詳此三條皆是主陰陽而為言

也故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

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

必當先有自陰陽既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

陽之中也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常為陰陽主者因為

陷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

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樞紐根柢之所為而大本有所不

識矣○愚按節齋先生此條所論最為明備而或者於

陰陽未生之說有疑焉若以循環言之則陰陽未生亦

前又見陰似不可以未生言若截自一陽初動處萬物

未生時言之則陰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

未生陽而陽之理已具未生陰而陰之理已具在人心
則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總名曰太極然具於陰陽之
內一太極而已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
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謂也其動也發
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所以一動而不
陽靜而生陰陰分陽而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動而不
形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
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
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

欽定四庫全書

近思錄

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
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
知道者孰能識之○愚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
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
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而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之
體一定而不易也即子曰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
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
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
用實相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
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
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
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火
也火金陰也水陰也或曰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
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愚謂水火木金土者陰陽

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相生之序也曰
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
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
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
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隔隔相生而四
火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隔隔相生而四
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
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
用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曰五
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
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
不各具於一物之中焉蓋五行與四時異氣而異時
能外乎陰陽五珠二實無餘欠也陰陽異位動靜異時
而皆不能離乎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至於所以為
太極者又無聲臭之可言也○愚按此圖即繫辭傳易

欽定四庫全書

近思錄

有太極又生而儀而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
易以外文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圖所以擬造化也
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張南軒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
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
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
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主而陰陽
五行為之紐緯錯綜又各以類聚而成形焉陽而健
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以
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
形化而入物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萬物各
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

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純體一天
綱也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也○愚按聲靜天地
萬物化生形化也○愚按聲靜天地

聖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本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
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
人之所秉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
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心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
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
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
此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注本

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欽定四庫全書

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

人秉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
者也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
虧焉則面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
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動然無欲而靜
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
正仁義動靜周流而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
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
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
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動亦此意耳○李果齋曰五
性咸動而不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
其性而主於靜故動而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蓋人
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
也○或問周子不言積習而言中正何也愚謂此圖辭

義恐出於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
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非中正則仁
為姑息義為忍刻之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朱子曰
類故易尤重中正

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知
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
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
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
虛動直而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
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二也事
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

欽定四庫全書

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
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
人作易之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愚謂一
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仁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
地以形言曰柔剛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
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
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盡大哉易也

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圖之義大哉易也

斯其至矣蔡節齋曰易有大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
極之理也故周子所謂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
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
易有一言而或為周子妄加者緣也且其圖說無非取
於易者而其篇末又以大哉易

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識矣

誠無為

朱子曰實理自然何

幾善惡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

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此陰陽之象也

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朱子曰德其別有具五者之用謂

而固以名其體焉

性焉安焉之謂聖

朱子曰性者獨得

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朱子曰性者獨得

也聖者大而不化之稱此不待學問勉

謂賢者人而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

復焉執焉之

也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通書○朱子曰發

之微妙而不可見

充之周適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焉謂性焉復焉以誠而言也安焉執焉以幾而言也發

之微妙而不可見

欽定四庫全書

通書

微充周則幾之動而神也

即通書次章誠幾神之義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

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

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也

文集中同說見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

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達道之用也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不動是也

朱注云寂然

有指用而言者

注本

下之故是也

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

息之謂乾

朱子曰性情二者常相參有性便有情有情便有性火之性情則是熱水之性情則是寒

健之用是情惟其健所以不怠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

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

帝以功用為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為之乾

傳

下同○道者天理當然之路專言天者即道也分而言

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神其主宰運用而

有定則謂之帝天所以主宰萬物者神也而功用造化

之有迹者如日月之性主萬物之屈伸是也○朱子曰功用言

來者為神屈者為鬼而伸者為神也妙用造化之無迹

者如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也○朱子曰功用言

欽定四庫全書

通書

此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言其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

者○黃勉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

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伊川言鬼神

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橫渠言鬼神二氣之良

用而言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乾

象傳在天為四德元亨利貞也在人為五常仁義禮智

信也分而言之在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德之一專言

元則亨利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禮義智信在其中蓋元

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

生理之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禮者仁之節文義者

仁之裁制智者仁者之心明辨信者仁之真實也○朱子曰

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所以包四者之中須得

辭選斷創見非三
者方成得仁之事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朱子曰命猶結欽性猶賦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

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

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

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

欽定四庫全書

近思錄

純坤豈復有陽子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

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

生於下矣一氣無明消亦無賴息以卦配月積三十日而或一月亦積三十分而成一文九九月中於

卦為剝陽未剝盡猶有上九一爻剝三十分至十月中

陽氣消盡而為純坤然陽氣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三

十分至十一月中然復陽氣應於地上而成復之一爻

也陰陽二氣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為陽消則為

始不容有間斷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

亦然聖人不言耳

十月於卦為坤恐人疑其無陽故特謂之陽月所以見陽氣已萌也陰於

四月純乾之時亦然陰之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

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

識之復卦象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朱子曰十月精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

動乃始復見其端倪也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卦六二傳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曰天下之公四

端萬善皆統乎仁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

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

欽定四庫全書

近思錄

可也或卦九四傳居伸往來感應無窮自屈而伸則居也伸者感也伸者應也自伸而屈則伸者感也居者應

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

理之表裏盛衰要不外乎感應之理而已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恆非一定之謂也

一定則不能恆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

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卦象傳隨時變易不窮乃常

道也日月往來萬化屈伸無一息之停

然其往來屈伸則互為萬古而常然也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

才則有下愚之不移革卦上六傳性無不善才者性之所能合理與氣而成氣質則有昏

明強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為下愚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

陽密移無有間斷有間斷則有搖始無間斷故曰無始也其所以然者道也道圓曰一其無間斷也其時論判復之道曰無間可容息也又曰其無間斷也其時論判皆此意也○朱子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如此大小猶多少也中庸論鬼神如此其盛而卒曰誠

通此實理故君子忠信進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

總所以為對越在天也

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說見繫辭道者指事物之理

體故曰形而下其實道寓於器本不相離也蓋言日用

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終日對越在天者亦敬循

乎此理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言人能體道而

不違則道在我矣不拘人己古今

無往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然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

欽定四庫全書

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天

萬物與我同體心無私蔽則自然愛而公矣所謂仁也

苟是理不明而為私意所隔則形骸爾汝之分有無

交涉譬如手足痿痺氣不相貫痛故博施濟眾乃聖

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

得仁之體

是言仁未識仁之體夫子告之使知人之欲

無異己之欲施於人者亦猶施於己近取諸身而譬之

於人則得求仁之術即此可見仁之體也○朱子曰博

施濟更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之

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又曰博施濟眾固仁之正

極功但只乍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

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

也故曰性即氣氣即性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其性

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

則善而已非性中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有善惡二者並生也

克岐克嶽子越椒始生人

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愚謂原天命賦予之初固有善而無惡及氣稟拘滯之

後則其惡者謂非性之本然則可謂之

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

靜以上是人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

在天曰命也○此重釋性之本體矣所謂性只是說繼

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

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

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

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

濁者不為水也

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離之謂善也蓋天道流行發有萬物賦受之間渾然

一理純粹至善所謂性善者也離之謂道離之謂善也下其有清濁遠近之不同猶氣稟昏明機賦有深淺也水固本清及流而濁不可謂之非水猶性雖本善及局於氣而惡不可謂之非性○此重釋善固性也惡亦不

可不謂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

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

相對各自出來

朱子曰人雖為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寧

欽定四庫全書

近思錄

以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固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固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惡謂不知性之本善則不能自勉以復其

和不知性有時而陷於惡則不能力加澄治之功二說蓋互相發明也○此重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

生但前以本言則曰相對而生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此以用言則曰相對各自出來

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

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朱子曰修

觀天地生物氣象

本注云周茂叔看○造化流行發育萬物溥博周備生理條達觀之使人

良心油然而生此即周子應前章不除去間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是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朱子曰物之初生渾然未散最好看及幹葉茂盛便不好看見猶子入井時怵惕惻隱之心○這些子便見得仁到

他發政施仁其仁固唐然却難看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腔子猶軀殼也惻隱也隱痛也無性而非惻隱之心矣○朱子曰猶滿兌實無空缺處

如刀割者亦痛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也

欽定四庫全書

近思錄

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朱子曰陰與陽對以互屈伸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顯而對或以反而對

反覆推之未有凡然無對而孤立者程子謂惟道無對

然以形而上下論之亦未嘗不有對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

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此性渾然在中亭亭當當

直上直下無所偏倚此天下之大本而萬善之主也心有散逸則失其所以為主唯能敬以存之則有以全其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

心公則萬物一體
私則人已萬殊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

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

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

得則凡事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

安排著則不中矣楊朱為我故以一毫利天下而不為墨翟兼愛故離摩頂至踵可以利天

欽定四庫全書

下而亦為之楊墨各守一偏固皆失其中子莫魯之賢人也懲二者之偏欲於二者之間而取中夫中者隨時而在不能隨時以權其宜而膠於一定之中則所執者亦偏矣故君子寄於格物以致其知物格而知至則有以識夫時中之理而於事物各有天然之中不待著意安排也若事事安排則或難以意見之私而非天中矣

問時中如何伊川先生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

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

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

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

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時

者隨時有中不可執一而求也意如上帝之治水凡

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蓋得時行道任天下之責

濟斯民之患如是乃合此時之義則其時可以止矣故隱

居獨善而策歎曰樂如其乃合此時之中

是二者若違時而易務則皆失其中矣

元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忠之謂不忠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

則先生先生曰云云○元妄者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偽妄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為欺乃思誠也○朱子曰元妄者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

欽定四庫全書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冲

不形而萬理畢具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應者寂然

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

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

中不可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

具少間應處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

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

入塗轍轍車跡塗轍跡路脈也道有體用而非兩端猶

謂未應之時空虛無有已應之際旋待安排引既是塗

轍却只是一箇塗轍言此理流行於氣形事為之中亦未嘗有二致也○朱子曰如父之

孟子之考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風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鼻息呼吸可見屈伸往來之義以氣而言則不是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如釋氏所謂輪迴者也○朱子曰此段為橫渠形清反原之說而終也李與齊曰往而不屈者其氣已散矣而伸者其氣方生也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去造化之理不伸之氣方生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即日即月也以卦配月則自五月陽始消而為始至十一月陽生而為復自始至復凡七月也消極而生無有間斷物極必返理之自然生死始終皆一理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

事詳見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使為之仁退

之言博愛之為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

則不可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情以愛為仁是情為仁性端之云者言仁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或問

問答皆是教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

也亦是於已發之端體認但復之論仁者無復知性情

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示人欲使沿流而溯其源也學

者其深

問仁與心何異伊川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

氣發處乃情也以穀種喻心生之性便是愛之理陽氣發處便是惻隱之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

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

也訓者以其字義難明故又假一字以訓解之義者天

之辭文所以別親疎上下之分故訓別智者天理之明

審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智仁道至大已乎三者故

為難訓說者謂訓覺者言不為物欲所蔽痛病疾痛觸

之即覺夫仁者固無所不覺然覺不足以為仁之端也

訓人者言天地生人均氣同理以人為體之則惻隱愛

之也自然無所間斷夫仁者固以人為體然不可以訓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

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

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

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

盡猶捷不礙性即是天理即得有善而無惡又曰

問心有善惡否伊川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

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

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天道流行賦與萬

欽定四庫全書性思錄

珠各有天然之則就而名之謂之理人得是理以生謂

之性是性所存虛靈知覺為一身之主宰謂之心實則

非二也推本而言心豈有不善自七情之發而後有善

惡之分○朱子曰既發不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

心之全體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

行於西却為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

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

之為惡○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孟

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

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

密為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仁義禮智

分而言之則四者各立自然全具實有是四者則謂之

信故信無定位非於四者之外別有信也孟子論四端

而不及信蓋信在其中矣○李果齊曰五常言信配五

行而言四端不言信配四時而言也蓋土分旺於四時

之季信已立於

四端之中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

也心者人之生理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此言生人之道

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此言人道是心故惻隱用生

生而不窮焉無是心則同於砂石而生理絕矣○朱子

曰心生道也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

欽定四庫全書性思錄

又曰心是

簡活底物

橫渠先生曰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

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

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行山川

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正蒙下同○塊然盛大氣

下互古窮今未嘗止息者元氣也虛實動靜妙用由是

而形故曰機陰陽剛柔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判而為

上下清濁合而為風雨霜雪凝而為人物山川之形質

散而為糟粕煨燼之渣滓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道體

之流行故曰

無非至教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游氣紛擾而成形者人物萬殊所以生也陰陽推移循環無窮者天地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也陰陽循環經也○朱子曰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朱子曰體物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

有事是仁做出來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

也禮儀者經禮也威儀者曲禮也禮文之大小無非受敬態惻之心所發見者故曰無一物而非仁也不能

則禮特虛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

欽定四庫全書

一物之不體也王往通○詩大雅板篇出王謂出而有往也且亦明也游衍寬縱之意言天

道昭明凡人之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也朱子謂積渠此語尤精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

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物自少以至至壯氣日反而游散游散

滋息者生而就滿也旬壯以至老氣日反而游散游散

者消而就盡也以其日至于而伸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

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

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性原於天而人之所得

也惟大人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蓋性本無二也故已有所有立必與夫人以俱立已有所知必使夫人

以周知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愛也成不獨成使人皆

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所存心也立者禮之節也知者

至成於美善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為先故首曰立

如是而後或蔽塞其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明

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己成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

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

而速也橫渠易說○一謂統一也神謂神妙而無不通也猶人之四體本一也故觸之即覺不待思慮

擬議使一有間斷則痛癢有所不覺矣天地之為物

不貳故妙用而無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而莫測

心統性情者也橫渠語錄下同○朱子曰統是主宰性

情上都不箇心字可見心統性情之義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

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聞厚者可以聞而

聞之也難薄者聞之也易聞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